

社交媒体使用对留守儿童学业的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

杨天琪¹, 于晓宇^{2*}, 程敏³, 樊伟⁴, 牛嘉瑶¹

¹华北理工大学心理与精神卫生学院, 河北 唐山

²河北省心理健康与脑科学重点实验室, 河北 唐山

³盛康镇第一初级中学, 湖北 襄阳

⁴庙滩镇第一初级中学, 湖北 襄阳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5日

摘要

在城镇化进程与数字技术普及的双重背景下, 社交媒体已深度嵌入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 对其学业发展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留守儿童社交媒体使用的现状与特征, 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视角出发, 分析了社交媒体对留守儿童学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研究发现: 当下留守儿童普遍高频使用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 网络娱乐是其主要使用行为, 且监护缺位易造成网络使用失范。合理使用社交媒体能够弥补乡村教育与心理资源短板, 搭建远程亲子沟通桥梁、拓宽学习渠道、丰富社会支持; 但无节制、娱乐化的使用行为会分散注意力、消耗自我控制资源, 挤占学习时间、弱化学习动机, 最终对学业投入与学习状态造成负面影响。

关键词

留守儿童, 社交媒体, 学业影响, 学习投入, 学业倦怠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Use on Left-Behind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Coexist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ianqi Yang¹, Xiaoyu Yu^{2*}, Min Cheng³, Wei Fan⁴, Jiayao Niu¹

¹College of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²Hebei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and Brain Science, Tangshan Hebei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杨天琪, 于晓宇, 程敏, 樊伟, 牛嘉瑶(2026). 社交媒体使用对留守儿童学业的影响: 机遇与挑战并存. 心理学进展, 16(7), 225-234. DOI: 10.12677/ap.2026.167354

³Xiangyang Town No. 1 Junior High School, Xiangyang Hubei

⁴Miaotan Town No. 1 Junior High School, Xiangyang Hubei

Received: June 8, 2026; accepted: July 2, 2026; published: July 15,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daily liv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xerting complex and far-reaching impacts on their acade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social media use, and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on their academic development from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f "co-exist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nowadays frequently use social platforms such as WeChat, TikTok and Kuaishou, with online entertainment as their primary activity. Inadequate guardianship tends to lead to improper internet use. Rational use of social media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s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build bridges for remote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expand learning channels and enrich social support. In contrast, excessive and entertainment-oriented use distracts attention, depletes self-control resources, encroaches on study time and weakens learning motivation, ultimately impairing students'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learning status.

Key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 Media, Academic Impacts, Academic Engagement, Academic Burnou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催生大规模流动人口，留守儿童作为体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其学业发展与心理健康问题亟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发布的数据，中国全国留守儿童总计 6693 万人，其中包括农村留守儿童 4177 万余人城镇留守儿童 2516 万余人(国家统计局等，2023)。这一庞大群体的成长发展不仅关乎个体的前途命运，更关系到社会公平与长远发展。

互联网技术在未成年群体中的普及率已达到较高水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 2025 年 6 月，国内社交平台用户总量突破 11.07 亿，在全体网民中的占比高达 98.6%。值得注意的是，城镇与农村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 95.0%和 94.7%，已基本持平，超六成未成年人配备自用手机用于上网，超过九成的留守儿童使用自己或家人的手机上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5)。既有研究表明，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整体学习投入偏低(董泽松等，2017)，厌学逃课等问题发生率更高(韦荣芳，2024)而社交媒体使用是影响其学业分化的关键外部变量(刘恽涛等，2024)。上述数据清晰显示，社交媒体已深度嵌入留守儿童日常生活，成为理解其学业困境不可回避的重要维度。由于亲子陪伴与家庭互动的结构性缺失，留守儿童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处于高频率、高渗透的使用状态，已对身心健康与学业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现有研究揭示了更为复杂的现实：留守儿童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不局限于娱乐消遣，在亲子分离、家

庭陪伴不足的处境下，社交媒体使用是他们寻求情感补偿、维系社会交往、搜索信息资源的主动行为(彭玲, 2024; 汪华明, 李佳穗, 2025)，其影响兼具积极赋能与消极风险的双重属性。为进一步立足真实校园场景、贴合基层留守儿童现实状况开展研究，本研究团队于 2026 年 3 月至 6 月前往湖北省襄阳市 M 镇 M 中学开展实地调研与驻校观察。研究以 20 余名留守儿童为核心调查对象，持续观察其在校学习状态、同伴人际交往模式、与隔代监护人的日常相处方式，以及亲子分离状态下的家庭关系与线上沟通现状。研究团队通过与留守儿童、一线任课教师开展多轮深度访谈，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与调研数据。调研结果显示，当地留守儿童规模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动态变化，每年春节后务工人员外出，留守学生数量达到峰值，留守儿童占该校在校生比例约 70%；微信、抖音、快手为当地留守儿童使用频率最高的三类社交媒体平台，该群体对各类社交软件的功能属性、使用方式具备清晰、成熟的认知，社交媒体已完全融入其日常学习与生活。

基于现有理论与实地调研现实，本文从“机遇”与“挑战”两个维度系统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对留守儿童学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据此提出针对性教育与心理干预策略，以期为推动留守儿童学业良性发展、完善留守儿童教育帮扶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2. 概念界定

2.1. 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伴随我国城镇化、劳动力外流出现的特殊未成年群体，学界结合留守状态、监护主体、年龄等要素形成了多元界定。而有的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特指因父母外出务工，滞留户籍地、由临时监护人照料或独自生活的 16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江晓蕾, 田澜, 2025)。部分研究以留守时长作为重要判定依据，将父母离家超过 6 个月作为划分标准(Jin et al., 2025)。还有学者从代际视角切入，区分第一代与第二代乡村留守儿童，将狭义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长期外出、由祖辈隔代抚育的儿童(张雪霖, 2026)。也有研究聚焦年龄范畴，将留守青少年划定为 10 至 18 周岁的留守群体(赵阔, 陈俊成, 2026)。综合现有文献，各类界定虽在年龄、留守时长、监护形式上略有区分，但核心内涵趋于一致，均以亲子分离、监护缺位为基本特征，这也是该群体区别于普通儿童的核心标志。本研究将沿用这一概念，界定留守儿童为年龄 0 至 17 周岁、户籍留在原地的儿童，因父母单方或双方跨乡镇外出流动且外出时长满半年以上，无法跟随父母共同居家生活(国家统计局等, 2023)。

2.2.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是依托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介工具，以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为主要载体，支持用户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开展互动交流(Jungselius & Weilenmann, 2018)。是数字时代伴随 Web2.0 技术浪潮而诞生的新型媒介形态，学界多从技术属性与社会功能双重维度对其进行界定。这类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壁垒，为普通用户提供了自主创作、分享与交流内容的渠道，因此也被称为“用户生成内容平台”。它并非单指某一类软件，而是涵盖了即时通讯、短视频、社交网络、兴趣社区等多种形态的集合概念(杨琳, 饶金涛, 2025)。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本质特征体现在用户的主动性与互动性上，它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是个体构建社交关系、表达自我身份、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场域。

2.3. 社交媒体使用

社交媒体使用则是依托这类平台开展各类活动的行为总称，杨琳与饶金涛基于认知动机理论指出，这一概念可拆解为动机与行为两大维度，动机包含信息获取、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类型，行为则体现

在使用时长、互动频率、平台选择等方面。从测量层面出发,学界还将社交媒体使用细化为使用频率、使用强度、使用时长及使用成瘾等评价指标,用以区分不同用户的使用状态(孟鸿兴等, 2023)。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也表明,社交媒体使用涵盖人际互动、娱乐消遣、自我展示等多元行为形式(Barker, 2009)。社交媒体与社交媒体使用二者联系紧密,社交媒体是载体,社交媒体使用是依托载体产生的各类行为,也是当下传播学、心理学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

2.4. 学业相关变量

留守儿童的学业发展是学界重点研究方向,学习投入、学业成绩、学业倦怠是直观反映其学业状态的重要指标,同时学习自主、认知发展等维度也可全面补充学业评价体系(曹慕贤, 杨莹, 2024)。学习投入体现学生在学习中持续的专注、活力与奉献状态,学业倦怠则表现为精力耗散、厌学疏离、成就感低下等消极表现,二者相互制衡,共同作用于学业成绩这一外化结果(刘琴, 2022)。受亲子分离、监护薄弱等因素影响,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习自主能力不足的问题,难以独立制定学习计划、管控学习行为,进一步阻碍学业良性发展(曹慕贤, 杨莹, 2024)。认知发展同样是留守儿童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逻辑思维、注意力、理解能力等内容,家庭监管缺失、不良媒介使用习惯均会对其认知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在数字化环境下,社交媒体成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行为与学业各变量联系紧密。部分留守儿童过度沉浸短视频、网络游戏等社交媒体内容,挤占正常学习时间,分散课堂注意力,加剧学业倦怠、降低学习投入度,最终拉低学业表现(冯嘉华, 陈世海, 2022)。但合理利用网络教育资源与社交平台,也能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业辅导、拓展认知视野,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唐焰, 2023)。由此可见,社交媒体使用对留守儿童学业发展存在双重影响,需结合多重学业指标综合分析二者的内在关联。

3. 留守儿童社交媒体使用现状与成因

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已成为留守儿童日常休闲与社交的主要载体。调研显示,留守儿童日常高频使用的网络应用包含 QQ、快手、微信、抖音及各类手游,其中线上聊天、观看短视频、玩手机游戏是他们最主要的使用行为(贺琛, 朱富娟, 2024)。短视频媒介在农村家庭中渗透率极高,目前超 98%的家庭均安装有短视频类软件,刷看短视频也成为留守儿童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使用占比达到 69%(陈苏平, 2025)。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统计,父母双方或仅母亲外出务工的儿童,使用社交软件与网络游戏的比例显著更高。

高频的社交媒体使用也引发了网络成瘾等问题。多项研究证实,留守儿童患上网络成瘾的概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身份与心理健康水平的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成瘾程度(薛佳怡等, 2025)。结合现有研究分析,该群体出现社交媒体过度使用、网络成瘾等现象存在多重现实诱因。留守儿童长期面临亲情陪伴缺失的问题,线下情感诉求难以得到满足,转而依托网络寻求精神慰藉(刘恽涛等, 2024);同时农村地区课余文娱、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加上多数留守儿童由祖辈监护,监护人文化水平有限、管束力度不足,无法对其网络行为进行有效引导与约束(刘琴, 2022)。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最终造成留守儿童沉迷短视频、手游等社交媒体,形成不良使用习惯。

结合在 M 镇 M 中学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地一线任课教师普遍提及,寄宿留守儿童在校养成的良好状态难以在家庭环境中延续。学生在校五天能够保持规律的作息与学习状态,但周末回到家中后,由于家长监管缺位、约束不足,多数留守儿童会长时间熬夜使用手机,沉迷游戏、刷短视频、线上聊天等各类社交媒体使用。这种无节制的网络行为,使得学生周末作息彻底紊乱,周一返校后普遍精神萎靡、身心疲惫,往往需要耗费两天时间调整状态,才能逐步回归正常的学习节奏。当学生回归有序高效的学习状态时,下一个周末再度来临,如此循环往复,长期的状态波动极易消磨学生的自控力,也不断削弱校

园心理引导与行为养成工作的长效性。

4. 社交媒体赋能学业：发展机遇

4.1. 教育资源的补充获取渠道

受地域条件与师资力量制约，乡村初中普遍缺乏优质教辅材料与课外学习资源，而社交媒体凭借低成本、易获取的优势，成为普惠型教育资源的重要载体。B 站、抖音知识账号、学科公众号及线上公益课堂等平台，汇集了同步课程、考点解析、科普拓展等各类学习内容，调研显示 64.8% 的留守初中生会借助社交平台解答课业难题、拓展课外知识。山东大学“守望行动”、西南交大“e 伴计划”等公益项目也依托 QQ、腾讯会议等社交工具搭建线上辅导渠道，由大学生志愿者为留守学生提供常态化免费课业指导，有效弥补乡村师资短板，助力学生深化知识理解。

以信息检索、学业拓展为使用动机的留守儿童，大多能够合理把控上网时长，将社交媒体当作课堂学习的补充工具，实现线上线下学习联动，进而拓宽知识视野、提升学习主动性。在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背景下，社交媒体打破了地域壁垒，让乡村留守儿童得以接触多元化学习内容。Hou 等研究证实，以学习为导向的线上行为对青少年学业表现具有明显正向作用，该积极影响在低收入家庭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Hou, 2024)。汪华明等人也提出，数字媒介与教育技术可有效填补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缺口。对于具备自主学习与信息筛选能力的留守儿童来说，哔哩哔哩、知乎、短视频平台以及微信、QQ 社群中的学习内容，能够切实发挥辅助学习、提升综合能力的作用(汪华明, 李佳穗, 2025)。

4.2. 远程亲子沟通的情感纽带

亲子两地分居成为留守家庭的常态，物理距离的阻隔极易造成亲子情感疏离，而以智能手机、社交软件为核心的社交媒体，搭建起远程亲子沟通渠道，成为维系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情感联结的重要纽带(吕山等, 2022)。依托微信、视频通话、语音聊天等功能，身处异地的亲子双方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常态化交流，原本割裂的家庭情感场域借助社交媒体重新联结，形成“云端共在”的相处模式(刘战伟等, 2023)。外出务工的父母通过日常闲聊、生活叮嘱、情绪安抚等方式参与孩子的成长，留守儿童也得以向父母倾诉生活琐事、内心烦恼，让远距离的亲情不再流于形式。

蒋亚丽提出“远程媒介化抚育”概念，指出这种借助数字媒介的抚育模式不仅有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还能有效降低其心理问题发生风险(蒋亚丽, 2024)。外出父母借助社交平台弥补无法贴身陪伴的缺憾，以“媒介替身”的形式履行亲职，传递关心与爱意，有效缓解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不安情绪。从沟通形式来看，视频通话能够实现视听同步互动，还原面对面交流的氛围感；文字、语音消息则具备即时性与灵活性，适配双方碎片化的空闲时间，让亲子互动融入日常生活(吕山等, 2022)。稳定、高质量的远程沟通能够强化情感支撑，降低留守儿童出现消极情绪与问题行为的概率(蒋亚丽, 2025)。远程亲子沟通作为留守家庭核心的情感维系方式，其运行状态深刻影响着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与家庭关系走向。

4.3.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信息空间

受亲子分离、监护缺位等因素影响，留守儿童易产生孤独、焦虑等负面心理状态，而农村地区专业心理帮扶资源相对匮乏，线下情绪疏导渠道较为有限(刘琴, 2022)。依托各类社交平台，留守儿童可以跨越空间限制开展同伴交往，在网络社群、兴趣圈子中倾诉内心想法、分享日常感受，从同辈群体中获得理解与陪伴，有效弥补了线下社会支持的短板(范兴华等, 2026)。

同时，各类社交账号、线上公益课堂会推送情绪管理、心态调节等相关内容，帮助留守儿童掌握自

我疏导的方法,提升心理韧性,以更稳定的心态面对学业压力(Zhang, 2025)。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减少负面情绪对学习的干扰,维持稳定的学习投入。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交媒体所构建的线上交流与信息环境,补足了乡村地区心理支持资源的短板,通过维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间接为其学业发展保驾护航。

5. 社交媒体妨害学业:现实挑战

5.1. 注意力资源的分散与认知负荷增加

资源限制理论为理解社交媒体对学业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框架。该理论认为,人的心理资源总量是有限的,高强度使用社交媒体会持续占用大量注意力与工作记忆资源,导致学生在学习任务上可支配的认知资源减少。叶映华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使用会通过持续消耗注意资源,导致学生出现专注度下降、信息加工深度不足、创新能力降低等问题(叶映华, 2024)。崔晶晶等人进一步验证,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者的注意抑制功能存在特异性损伤,难以有效过滤无关信息(崔晶晶等, 2024)。

对留守儿童而言,这一机制可能更为显著。由于缺乏父母的日常监管,他们更容易在学习过程中同时使用社交媒体,形成“多任务处理”的习惯。研究表明,频繁切换任务和抵制社交媒体诱惑会持续消耗自我控制资源,打断认知功能的连续性,进而引发学习拖延与坚持性降低。当学生在课堂学习或作业完成过程中不断被社交媒体通知打断,其认知加工的深度和持续性都会受到明显损害(张畅, 于敬伊, 2025)。

5.2. 自我控制资源的消耗与延迟满足能力下降

自我控制的能量模型(或称肌肉模型)为解释社交媒体过度使用的消极影响提供了另一重要理论视角。该理论认为,自我控制依赖有限的生理与认知资源,连续使用会消耗这些资源,导致后续控制能力下降。社交媒体正是典型的“自我控制消耗器”——频繁查看动态、回复消息、抵制使用冲动等行为,都需要调用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

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与自我控制能力呈显著负相关,低自我控制会增加社交媒体过度使用的风险,而高强度使用又会进一步削弱自我控制能力,形成恶性循环。Liu 等人针对 618 名 11~15 岁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表明,自我控制与手机短视频依赖呈负相关,且在父母忽视与手机短视频依赖之间起缓冲作用(Liu et al., 2022)。换言之,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的留守儿童更容易陷入短视频依赖,而依赖本身又会进一步消耗其本已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

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直接反映在学业行为上:学生更难抵制即时满足的诱惑,更难坚持完成困难的学习任务,更容易出现拖延行为。魏忠凤的研究发现,手机成瘾通过削弱自我控制间接导致学习投入下降和学业拖延增加,这一链式中介路径在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群体中更为显著(魏忠凤, 2023)。

5.3. 挤占学习时长、弱化内在学习动机

社交媒体过度使用对学业的影响还体现在最直观的时间层面。当留守儿童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短视频观看、游戏娱乐和社交互动中,本应用于学习、复习和休息的时间自然被挤占。刘天元对农村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学习时间被挤压,课堂专注力下降,对学业的认知投入和行为投入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反学校文化”,主动放弃学业(刘天元, 2018)。

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交媒体的即时反馈机制(点赞、评论、新内容推送)会不断强化用户的参与行为,形成高度强化的使用习惯。与学习任务往往需要持续投入才能获得回报不同,社交媒体提供的愉悦刺激是即时的、低成本的。长期暴露于这种即时满足的环境中,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延迟满足能力可能被持续削弱,逐渐形成“学习枯燥无味、手机精彩纷呈”的认知定势。

5.4. 心理韧性的削弱与负性情绪的加剧

社交媒体过度使用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存在双向关联,而这种关联间接影响着学业表现。薛佳怡等人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更容易陷入网络成瘾困境,且网络成瘾与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薛佳怡等, 2025)。心理韧性,即个体应对逆境和压力的能力,在这一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会通过削弱心理韧性间接加剧学业拖延行为。换言之,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留守儿童不仅直接面临注意力分散和时间挤占的问题,其应对学业困难和挫折的心理资源也在被持续消耗。当遇到学习困难时,这些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逃避到社交媒体中寻求即时慰藉,而不是坚持克服困难,这种应对模式进一步固化了学业拖延和低投入的行为模式(张杉, 2024)。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的“上行社会比较”也可能加剧留守儿童的焦虑和自卑情绪(孙佳琦, 2022)。对于本就因亲子分离而缺乏安全感的留守儿童而言,看到同龄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精彩生活”,可能产生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错失恐惧,进而加重心理负担,间接影响学业投入。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综合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结果来看,当前留守儿童群体社交媒体使用率极高,短视频、即时通讯、线上娱乐是主要使用形式。受亲子分离、监护力量薄弱、乡村课余资源有限等现实因素影响,部分学生出现网络使用失控的情况,周末无节制上网还会打乱作息,进而影响在校学习状态。社交媒体对留守儿童学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双重作用:合理运用平台中的学习资源、线上辅导内容,能够弥补乡村教育短板;依托社交工具开展远程亲子沟通、同伴交往,则可疏导负面情绪、完善社会支持,为学业开展筑牢心理基础。但过度娱乐化使用会持续消耗注意力与认知资源,削弱自我控制能力与延迟满足水平,挤占学习时间、弱化学习动机,叠加网络社交比较带来的心理压力,最终加剧学业倦怠,拉低学习投入。整体而言,使用动机与使用方式是决定社交媒体影响走向的核心因素。

留守儿童社交媒体对学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但一线调研数据与已有实证研究均显示,媒介使用带来的影响并非均质作用于所有学生,个体年级、性别、家庭监护背景会形成明显分层差异,下文将从群体异质性视角展开细化剖析。

6.2. 留守儿童社交媒体使用与学业影响的群体异质性分析

结合 M 镇 M 中学一线走访调研资料与国内相关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给寄宿留守儿童学业带来的影响并非统一结果,学生的年级阶段、性别差异、家庭监护等条件因素,学生使用网络习惯对学业影响具有群体分化特征,也会让网络对学习产生的利弊影响出现不同表现,面向全体学生采用同一套手机管控、媒介引导方案,很难贴合不同留守孩子的现实状况。

就年级差异而言,刚升入七年级的低龄寄宿生自我约束与信息辨别能力尚且薄弱,脱离学校统一作息管理的周末极易无节制刷短视频、通宵打游戏。碎片化娱乐内容会持续分散学习注意力,等到周一返校大多精神不振,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调整回正常学习节奏,网络带来的负面干扰表现得更为强烈。反观八、九年级高年级学生,心智与自主规划能力更加成熟,不少学生会主动利用线上平台查找习题、知识点讲解,网络可发挥辅助学习的作用,负面作用被部分抵消。同时有研究指出,随着年级增长,家庭文化环境对学生网络行为的约束作用会持续减弱,学生自主选择线上内容的空间更大,网络使用带来的好坏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张金龙, 2020)。

从性别层面对比,两类学生沉迷网络的形式、对学习的伤害路径区别较大。男生大多偏好各类网络游戏,周末长时间熬夜游玩直接打乱作息,上课精神不集中、学习效率下降等外在问题十分突出,相关

调查显示农村男生手机过度使用的比例明显高于女生。女生很少重度沉迷游戏,日常多以刷短视频、线上交友为主,但容易受到网络攀比、线上争执影响,滋生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从心理层面削弱学习动力。不过女生更愿意通过社交软件 and 在外务工的母亲保持沟通,稳定的亲子交流能够在一定程度缓解网络带来的消极影响(田莹,赵小娟,2021)。

家庭监护方式直接决定周末学生手机约束力度,各类留守群体的网络风险存在清晰层次。父母全部外出、由祖辈照看的孩子是问题高发群体,母亲留在家中照料的留守儿童,日常线上行为能得到及时监管,情绪问题也可及时疏导,网络负面影响明显减轻。可见母亲的陪伴监督能形成保护作用,双亲外出、祖辈代管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在校养成的良好习惯一到周末就完全松懈、返校后状态低迷的循环问题(王树涛,毛亚庆,2015)。

总而言之,学生所处学段、自身性别、家庭监护环境共同造成了留守儿童网络行为与学业损耗的分层差异,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搭建周末家校协同管理机制时,必须以三类群体特征为重要参考,实施分类引导,才能提升教育干预的实际效果。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梳理与小范围实地观察的研究形式,样本覆盖范围有限,未通过大样本量化数据验证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联与作用路径,同时也未针对不同年龄、留守类型、监护模式的留守儿童群体开展差异化分析,仅完成现状梳理与影响机理的定性探讨,尚未开展落地性干预实践。

结合本研究核心主题与现有研究缺口,后续可围绕社交媒体使用这一核心对象展开深化拓展。首先,将社交媒体使用拆解为使用动机与使用强度两大维度开展系统性研究,结合留守儿童亲子分离、监护缺位、情感需求特殊等群体特征,整合现有量表条目并结合实地访谈内容,修订、编制适配留守儿童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动机量表,明确该群体信息获取、娱乐消遣、情感补偿、社交维系、学习辅助等不同动机的结构维度与测量标准,提升工具的针对性与科学性。

其次,扩大调研地域与样本规模,采用问卷调查、追踪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系统收集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模型深入探究社交媒体使用动机、使用强度与留守儿童学习投入、学业倦怠、学业成绩等学业变量之间的内在作用方式、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厘清不同使用行为影响学业发展的传导路径,精准区分良性使用与过度使用的边界。

结合量化研究结果划分群体,依据使用动机与使用强度实施差异化引导。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开展分层干预,着力提升留守儿童媒介素养、行为自控能力与学习动力。持续关注新兴媒介发展态势,将研究结论转化为实操方案,护航留守儿童学业成长。

参考文献

- 曹慕贤,杨莹(2024). 家庭功能对留守儿童学习自主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和未来取向的链式中介作用. *全球教育展望*, 53(7), 99-111.
- 陈苏平(2025). *技术与心理:农村留守儿童短视频沉迷的影响机理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大学.
- 崔晶晶,汪洋,李笑,杨海波(2024).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大学生注意抑制受损的特异性. *心理与行为研究*, 22(2), 258-265.
- 董泽松,魏昌武,兰兴姐,莫璐熙(2017). 桂东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心理韧性在感恩与学习投入间中介作用. *中国学校卫生*, 38(4), 598-600.
- 范兴华,靳嘉宁,燕利飞,李满潼,邓汇溪(2026). 留守困境对初中儿童个人成长主动性发展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42(3), 427-436.
- 冯嘉华,陈世海(2022). 移动互联网时代留守少年手游沉迷与学业困境研究——基于川南Y市四镇的田野调查. *教育科学探索*, 40(5), 72-82.

- 国家统计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2023). 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 事实与数据. 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zs/tjwh/tjkw/tjzl/202304/P020230419425666818737.pdf?eqid=a35bd8f4000aa642000000036497daf3>
- 贺琛, 朱富娟(2024). 智媒时代留守儿童网络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现状调查. *新闻世界*, (2), 46-49.
- 江晓蕾, 田澜(2025). 留守儿童学习动机的培养和激发策略. *成才*, (3), 136-138.
- 蒋亚丽(2024). 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43(3), 102-115.
- 蒋亚丽(2025). 远程媒介化抚育与留守儿童发展. *人口学刊*, 47(4), 15-30.
- 刘琴(2022). 农村留守儿童学习倦怠的表现、成因及缓解策略. *老区建设*, (13), 25-29.
- 刘天元(2018). 社交媒体对农村青少年学业影响分析——以关中平原 X 村的经验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 (9), 70-77+30.
- 刘怿涛, 张鸾苏, 周钰琪, 钟欣玥, 攸佳宁(2024). 留守儿童青少年家庭累积风险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与行为研究*, 22(6), 791-798.
- 刘战伟, 包家兴, 刘蒙之(2023). 摄像头下的亲人: 亲密监视中的“媒介化”与“去媒介化”亲情研究. *新闻界*, (12), 52-65.
- 吕山, 李熠, 林颖(2022). 远距离“做家庭”: 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驯化与亲职实践. *新闻与写作*, (11), 92-106.
- 孟鸿兴, 梅志玲, 王晓庄, 徐晟(2023). 网络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孤独感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与行为研究*, 21(2), 280-288.
- 彭玲(2024). 留守儿童手机依赖与情感补偿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 孙佳琦(2022). 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自我概念清晰性对中职生社交焦虑的影响及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淮北: 淮北师范大学.
- 唐焰(2023). 网络教育资源在留守儿童学业支持的行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 田莹, 赵小娟(2021). 南阳市南召县农村留守中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和焦虑状况调查. *实用预防医学*, 28(7), 870-873.
- 汪华明, 李佳穗(2025). 数字教育技术赋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精准干预模式研究. *公关世界*, (12), 40-42.
- 王树涛, 毛亚庆(2015). 寄宿对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 基于西部 11 省区的实证研究. *教育学报*, 11(5), 111-120.
- 韦荣芳(2024). 农村义务教育中学生厌学问题的研究——以义县八里乡农村为例. *现代农村科技*, (6), 102-104.
- 魏忠凤(2023). 自我控制与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关系: 手机成瘾与学习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5), 1248-1252.
- 薛佳怡, 朱丽娟, 蒋凌媛, 孙婧雯, 李思雅, 王子恒(2025). 网络成瘾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基于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研究. *心理月刊*, 20(15), 78-80.
- 杨琳, 饶金涛(2025). “社交媒体使用”量表的开发与检验——基于认知动机理论视角. *新闻界*, (2), 59-71.
- 叶映华(2024). 社交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博士生的学术创新能力——社会情感能力与注意失败的中介作用. *中国高教研究*, (8), 79-86.
- 张畅, 于敬伊(2025). 被打断的大脑: 社交媒体任务切换对个体认知功能的影响. *大众心理学*, (7), 26-27.
- 张金龙(2020). 农村初中寄宿生社会支持网络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 张杉(2024). 中小手机使用现状及对学习投入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 张雪霖(2026). 媒介化视角下第二代乡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及治理. *新闻与传播评论*, 79(3), 5-15.
- 赵阔, 陈俊成(2026). “学不好”还是“不学好”: 农村留守青少年“混”的多重表现与改善路径. *中国青年研究*, (5), 62-72+119.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5). 第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3.cnnic.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 Barker, V. (2009). Older Adolescents' Motivations for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Group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2, 209-213. <https://doi.org/10.1089/cpb.2008.0228>
- Hou, Y., Qin, C., & Xu, P. (2024). Social Media Us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Chain Mediation Model. *Behavioral Sciences*, 14, Article 867. <https://doi.org/10.3390/bs14100867>
- Jin, X., Chen, W., & Wu, Y. (2025). A Study of Deviant Behaviour among China's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Impact of Strain, Social Control and Learning.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30, 166-177. <https://doi.org/10.1111/cfs.13085>
- Jungselius, B., & Weilenmann, A. (2018). Conceptualizing 'Use' in Social Media Stud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Media and Society (pp. 325-329). ACM. <https://doi.org/10.1145/3217804.3217938>

Liu, Q. Q., Tu, W., Shang, Y., & Xu, X. (2022). Unique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arental Neglect, School Connectedness, and Trait Self-Control on Mobile Short-Form Video Dependence among Chinese Left-Behind Adolesc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134, Article 105939.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2.105939>

Zhang, G. (202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Serial Mediation Effect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Children's Resilience. *Current Psychology*, 44, 11202-1120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5-07932-7>